漏了吉星文？

某報十一日專電，報道北京拍成電視劇「七七事變」，並謂該劇着力塑造了宋哲元、佟麟閣、張光佩、馮治安、趙登禹、何基澧、金振中等愛國將領等人物形象。

若翁認爲，應該還有個吉星文。他在「七七事變」時，雖未算「將領」，但既然把金振中當作「將領」，沒有吉星文是不合理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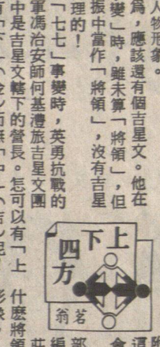
因爲，「七七」事變時，英勇抗戰的是宋哲元軍馮治安師何基澧旅吉星文團。而金振中是吉星文轄下的營長。怎可以有「上」（何）有「下」（金）而無「中」（吉）呢！

假如某報報道有疏漏，則無話可說。若果「七七事變」這新電視劇沒有吉星文的形象，就不符史實，必須立即補上！爲什麼可以沒有吉星文的？

以前晶報有個「書閑版」，每天都是講「當年今日事」的，年年「七七」這個日子，總有吉星文率領該團人英勇抵抗的「書閑」（有時附有吉星文頭像）。如是「七七事變」這部電視劇沒有吉星文，晶報的老讀者會認爲不眞實！

現在未知眞相。假定「七七事變」這部電視劇沒有塑造吉星文的形象，該劇編導，就要向廣西製片廠的「血戰台兒莊」學習，他們看到「台」片出現某些形象。

但願是某報的報道「疏漏」，而非漏了吉星文。



自動脫落

問柳，特別是在邊區少數民族之部落地，更常常找當地異性，供其歡好，引以爲樂。

然而上得山多終遇虎，有一回，遇一奇女子，有上乘吸吮功，令某甲欲仙欲死，爲此而留連忘返。

但數週後竟發覺事有不妙，因全身有蛇行蟻咬感，特別是在那話兒之處，更經常又痛又癢，急訪醫生。

醫生檢驗後對他說：「情形很壞，因爲比性病嚴重，一定要于短期內施手術，將你之陽具割去，才可保命。」

此一診斷，令到某甲驚極，希望該醫生之分析有問題，首要是割陽族之部落地，更常常找當地異性，供其歡好，引以爲樂。

然而上得山多終遇虎，有一回，遇一奇女子，有上乘吸吮功，令某甲欲仙欲死，爲此而留連忘返。

但數週後竟發覺事有不妙，因全身有蛇行蟻咬感，特別是在那話兒之處，更經常又痛又癢，急訪醫生。

醫生檢驗後對他說：「情形很壞，因爲比性病嚴重，一定要于短期內施手術，將你之陽具割去，才可保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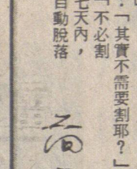
此一診斷，令到某甲驚極，希望該醫生之分析有問題，首要是割陽

某甲心裏有所不順，試找到一位專醫少數民族之醫生，央他檢驗判處。

醫生就在大堆書本中，找許多節段來研究，然後終于找到什麼重要事似的對某甲曰：「彼輩醫生，但知錢錢，希望施外科手術，則可收必多。」

某甲曰：「其實不需要割耶？」

醫曰：「不必割矣，只得七天內，那話兒將自動脫落也。」



太平小記 三鳳

直接付款與銀行轉帳

向本報收稿費直接到會計處，十分方便。有家報館我本要他們寄支票，但曾遺失過，此刻每次登十樓收支票，再往銀行兌現，銀行又距報館遠。有次送稿往，有人問樓下服務員有無稿費單，答道：「此刻由電腦計算慢了，要再等兩三天。」四天後我送稿往，服務員給我稿費單。那是本月十二日，我登樓取了支票，十六日往銀行，因有三天假期，幾個收付處前都有人龍，立刻退出，明天始如願。數錢眞的難賺，祇蔑一千六百元而已！收錢時見人注意，自感渺小呢。十多年前，洋人辦的中文星報通知我開「渣打銀行」戶口方便。該報停刊後，另一報紙由廖創興銀行轉帳付稿費，亦感方便，仍有寄支票的掛號。有一份上海人辦的報紙，即如此，前幾年中，我爲由大家輪流寫的專欄寫「千字文」，每篇一百元，每月得四百到六百元的支票一紙，輔助酒資而已！當時比目前貪杯。

我爲晶報撰稿，大概有二十九年了，每天送稿來，亦在空巢上爬格子，自有一份親切之感，因此我不希望由銀行轉帳，目前那樣的付現金，允稱理想。老年人怕麻煩，銀行轉帳有時嫌往銀行麻煩，本月八日所轉之帳，我十八日才到銀行，亦感爲實在需錢而已！

醒目

八面玲瓏 薛后

食豬紅痾黑屎

金庸筆下，寫香香公主體有幽香，是因爲長年愛吃花的緣故。

故意翻一下原著，看他是怎樣寫的：

「坐在那少女身旁，只覺得一陣陣淡淡幽香從她身上滲出，明明不是雪中遽的花香，也不是世間任何花香，只覺淡雅清幽，甜美難言。心想：不見她搽什麼脂粉，怎麼這般香？而世上脂粉之中，又那有如此優雅的香氣！」

香香公主察覺到陳家洛的狐疑，嫣然一笑說：「想是因爲我愛吃花，所以自幼身上就有股氣味……」

雖是小說家言，金庸還是給她的「體有異香」墊下點根據，而這點根據，看來也不無一點道理的。

人有體香或體臭，並非與生俱來。嬰兒，會覺得對方有一股蘿蔔味或魚腥味，而對印乳的原素和香澤。

爲什麼我們接近日本人時，會覺得對方有一股咖喱味？這完全跟食用有關。

記得去年寫過一篇叫「爛臭氣」的短文，引用一位醫生的說法，「代謝物」，還帶着排出的「代謝物」，還帶着